

龙王宝卷

乾坤大无边，山水一分田。
青山年年在，人不活千年。

锦绣乾坤大无边，三山六水一分田。
绿水青山年年在，为人哪能活千年。

一座禅门八字开，四海龙王进门来。
红衣童子拦门坐，打弹张仙送子来。
真节淑德招财宝，无字三仙免三灾。
两班善人帮和佛，添福延寿又消灾。

开经开卷开无生，开天开地开佛门。
开开罗老祖家门两扇，无字真经涌上来。
要问宝卷何处来，昔年唐僧取得来。
唐王天子忙迎接，弟子才敢请经开。

天留甘露佛留经，人留男女草留根。
天留甘露在万物，佛留经卷劝善人。
人留男女传后代，百草留根等逢春。

开经开卷，不是开格绫罗匹绢，而是开动一部《龙王宝卷》。是经灭罪，是饭充饥，是话有音，是鸟有翎。宝卷闻之者多，听之者广，不知上面可有皇皇登位？可有贤人出世？要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有悲欢离合，有喜怒哀乐，方可算作一部圣卷。宝卷掀将过来：

周朝武王登龙位，治理江山保太平。
有道君王登龙位，文武百官治乾坤。
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官施刀定太平。
大邦年年来进贡，小国岁岁贺明君。
江湖常常流活水，南北大路有人行。
四海渔翁献玛瑙，山中猎户进麒麟。
路上黄金无人要，夜不关门犬无声。

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
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云车驾六龙。
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四方多清静，八面罢刀兵。
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王王皇太子，口口吕先生。
木木林中走，山山出贤人。
皇皇登位多有道，风调雨顺国太平。

说起周武王兴周伐纣，统一天下，建立了周朝。在渭水河边请了军师姜子牙执掌朝纲，姜子牙被封为国相。一日，姜子牙上朝奏本说：“万岁呀，纣王之所以失败，一是自己昏庸，贪婪酒色，纳了苏妲己；二是他施行暴政，造鹿台，设虿盆狱，用炮烙刑，使大小朝臣人人害怕，个个反对；三是剥削人民，横征暴敛。我主万岁，既已统一了天下，应该广施仁政，对满朝文武及其黎民百姓，要以教化为主，讲求仁义礼智信，老者怀仁，少者怀义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。”

当今皇皇要讲仁，文武百官总平身。
有事当面来商议，不许背后弄怂人。
文武百官要讲仁，说服教育治乾坤。
要讲温良恭俭让，让畔而耕天下闻。
黎民百姓也讲仁，尊老爱幼好家声。
你帮我来我帮你，亲朋邻友一家人。

周朝出了个孔子，他姓孔名丘，号叫仲尼，在山东杏坛设教，收了三千门弟子，出了七十二贤人。孔子提出以诗书礼乐治人，所以周公制礼。周武王以孔子为重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天下立一条法规：凡是识字明礼的人，首先孝敬父母，由群众推荐，名叫举孝廉。这种人，皇上赐一个木铎。众位：底高叫木铎？就是铜做个铃具，孝廉者手执木铎，走到人多的地方，只要将这个铃具一摇，任何人必须放下手中的生活，聚集在一起听孝廉官讲仁义道德，讲完了，大家再去做活计。这种木铎，一直流传至今，学校里用的上课铃就是木铎，现在虽然用电铃，还是这个意思。

木铎本是一铜铃，皇皇用它教化人。
天下百姓受教育，依仁成里总太平。
休论皇皇多有道，贤人出在哪州城？

且说，有一贤人出在南洋海口，徐闻县锦和村，此人姓敖名魁，乃天罡星临凡，同缘马氏，是福德星转世。夫妻二人，以捕鱼为业，因为住在海边上，天天驾起小船一只，在江河湖海里，捕鱼捉蟹，以图生活。

小小舟船浪里飘，又挂篷来又撑篙。
顺风又起篷来走，逆风支橹慢慢摇。
春风吹来暖洋洋，要捉刀鱼下南洋。
船上撒下沉丝网，取得刀鱼味道鲜。
初夏时候下长江，捕捉鲥鱼日夜忙。
大的总有十几斤重，它算鱼中称霸王。
秋天一到捉江鳗，夫妻二人驾渔船。
只要东风丝毛雨，捉了一船又一船。
冬季螃蟹最值钱，条条线网下江洋。

捉到江蟹碗口大，蟹肉饼臊味最鲜。

且说他夫妻二人，以捕鱼为业，不种田，卖掉鱼虾，买点米家来，哪有草烧哩？总是捞浪渣，摆在滩边上晒晒干好烧锅。有一天，来海里捞到一段木头，弄锯子一解，大斧一劈，天天烧粥烧饭总是它。哪晓这段木头，不是一段普通树，而是一棵檀香木。檀香是大香当中最好的，烧起来喷脑真香，天天烧呀烧呀，香烟缭绕，直透九霄。玉主端坐灵霄宝殿，只见香风郁郁，瑞气腾腾，就问：“左右星君，哪个来家大做好事？”左右慧望星拨开云头一望，原是南洋海口，敖魁夫妇，来家烧香。

玉主一见笑言开，这等好事哪里来。

敖魁夫妇做好事，添福添寿又消灾。

玉主说：“这家人家，烧这么多香要化多少钱？”吩咐天宫福寿星君赐他三件大福：第一，渔船在江河湖海里，随他多大格风浪，总不翻船，所以直到如今，渔船是不翻格；第二，保佑他家多子多孙，所以船上人，会养小孩；第三，保佑他家不生灾难，你看船上人家个小孩，冬天赤脚把天，屁股露在外头，不怕受寒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！

也是玉主来封赠，三件福分到如今。

再说玉主派他家多子多孙，这遭天宫派东斗木德星君、南斗火德星君、西斗金德星君、北斗水德星君先后下凡，到马氏房中投胎出世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渔船不翻到如今。

随你风浪有多大，它在江中稳步行。

渔船上面住渔民，一年四季少灾星。

任你狂风和暴雨，身体健康浪里行。

渔民家中多子孙，不绝香烟后代根。

敖魁夫妇生四子，总是天星下凡尘。

且说马氏有孕在身，十月满足，瓜熟蒂落，第二年四月初一半夜子时，生下一子，取名叫做敖广；到第三年马氏又有孕在身，六月十五午时生下一子取名叫敖闰（因为闰六月）；第四年，八月初二巳时生下一子取名叫敖顺；第五年十月初三寅时又生下一子，取名叫做敖钦。

四年生下四个子，发发碌碌长成人。

天宫星君下凡尘，伤风没得半毫分。

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，七坐八爬，九月报牙。

七坐八爬九登登，打个登登立起身。

独自走来独自行，父母笑得肚里疼。

天星下凡，长起来一点不难。这四个孩子，从小不仅会吃奶而且能吃茶饭，粗茶淡饭，一天两顿，一吃就困。

孩子生得特别乖，不须母亲来喂奶。

粗茶淡饭吃一饱，一个一个长起来。

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娘身。

五周六岁知分晓，七岁思量读书文。

敖魁一想，孩子长大了，应该读书，自己小时候，因为家里穷，不曾开过蒙，不识字。一世挨了多少搅，不识钱钞，做买卖钱错啦得；不会记账也有钱挨人家赖啦得！众位：渔船不定居，没法好读书。这遭敖魁把四个孩子附到岸上一个栾老先生门下，攻书吃饭，总由先生家来办！

兄弟四个进学门，拜托栾氏老先生。

书笔墨买一套，吃饭睡觉在师门。
先生有个好夫人，名字叫做季淑芬。
烧粥煮饭本事好，掺花绣朵样样能。
她对孩子特别好，当作自己小娇生。
再说弟兄四人，乃天星下凡，读起书来一点不难！
教他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
开蒙先读百家姓，题头抄写上大人。
神童诗本刚读过，接着又读千字文。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四书五经尽皆通。
一目十行了不得，先生做个领路人。

那一天，一大早，敖钦理个《大学》，他念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敖顺背个《中庸》，他念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，中者天下之正道，庸者天下之定理，此之谓也！”敖闰也背个《中庸》，他念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！”敖广背个《论语》，他念：“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欤！”

兄弟四人读书文，书声琅琅透天门。

太白金星云端过，要劝他们办修行。

太白金星说：“他兄弟四人，本是天星下凡，现在读书，句句不离修字，句句不离道字！”
晓得修行为根本，缺少穿针引线人。

“他兄弟四个，读书聪明伶俐，如果读得文才高广，要是头名得中，回头就难以回心向善，我不如下凡劝他到仙山学道，将来功德圆满，就好打转，回到天宫受玉主重封！”

太白金星下凡尘，仙风一拂就动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南洋海口面前呈。

太白金星按落云头，站在虚空用拂帚一扫，他兄弟四人昏昏沉沉，对书桌上一伏，梦见一位老人，胡须雪白，拐杖一戳，说：“敖家兄弟，你们快到灵鹫山修道，将来有了法术，一好帮王定国，二好脱离凡尘，免受轮回之苦，吾乃去了，不可忘却！”

一个去字他去了，撮醒南柯梦中人。

兄弟四人来撮醒，要到仙山办修行。

兄弟四个一醒，讲讲说说，做了一样个梦。这遭四人来到先生面前，说：“先生哎！”

我们好好读书文，忽然觉得头发昏。

伏在桌上做个梦，梦见一位老仙人。

他叫我们昆仑去，仙山学道拜世尊。

学到道法随身用，帮王定国治乾坤。

倘若修行成正果，免脱生死了凡尘。

不知此梦凶或吉，特来禀告老先生。

先生一听，此梦可能是真，他四人来读书那天晚上，我独自散步，看到夜色的天空，东南西北有四颗特别明亮的星，毫光万丈，如同四个小月亮，照得地下雪亮堂堂。

先生心中暗思忖，莫非四人是天星。

有幸收了四门生，他们读书甚聪明。

今朝四人得一兆，想必此事有来因。

先生说：“孩儿，你们到我这里读书三年，成绩不丑，现在已经文才高广，至于要到仙山学道，这要回去和你们父母相商，得到他们的许可，才能前去！”

敖家兄弟四个人，拜拜先生转家门。
转身又到上房里，拜谢师母一个人。
兄弟四个站起身，肩背书包就动身。
一路之中不耽搁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
四人到家，正是渔闲季节，他们父母总坐在家中结网，见到孩儿到家，欢喜不过，连忙烧饭，好菜对外办！

他兄弟，四个人，同进家门，
叫一声，父母亲，孩儿回程。
有敖魁，见孩子，心中欢喜，
马氏女，忙做饭，款待他们。
上等菜，有鮰鱼，鳊白鲤鲫，
煮腊鸡，并腊肉，对虾两盆。

敖魁说：“孩儿，你们不来先生杠读书，一同回家有何要事？”

可是读到文才广，还是读书不聪明？
可是犯厌先生打，还是欠缺雪花银？”

兄弟四个说：“父母双亲，总不是得，那天我们四人同做一梦，梦见一位老仙人指点，叫我们到灵鹫仙山学道，学到法术，可以帮王定国，功课圆满，可以成仙了道。”

父母听见孩儿说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此去仙山多远路，盘费没得半毫分。

敖广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识字个，一路上摆摊测字。”敖闰说：“我写个字好，可以卖字为生。”敖顺说：“我会唱，可以编写劝世文，劝人改恶从善，卖唱也可以寻钱。”敖钦说：“我会武艺，一路上可以打卖拳！”敖魁一听，心中高兴，“我儿读了三年书，总学到一套本事，罢了，你们就去吧！”

兄弟四个要动身，头上吩咐到脚后跟。
孩儿，此去仙山路途远，一路之中要当心。
未到将晚先投宿，日高三丈再动身。
多年饭店少要宿，多年古庙少要蹲。
多年饭店出贼子，多年古庙有妖精。
逢人只说三分话，遇到老者问路程。
看见和尚叫僧人，看见道士叫先生。
看见老者称叔伯，少者哥弟俩相称。
十七八岁裙钗女，叫他千金小姐身。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兄弟四人说：“父母双亲，不必叮咛，为儿一定牢记！”

兄弟四人就动身，拜别父母二双亲。
如果学道有好处，先度你们两个人。

四人就动身，父母送出门。
天降无情剑，父子两离分。
抬头青山远，低头白沙泥。
四人多有志，远走又高飞。

太白金星一想，我不如送佛送到西天，等他们四人一路上测字，卖字，打卖拳，这如同

撑旱船，到何年何月到得仙山？我来送他们一阵吧！呵口仙气，用力一吹！

一口仙气不非轻，一阵狂风了不成。

人家总说龙风大，还比龙风大三分。

磨子吹了调烧饼，石砾吹了舞流星。

碾砣吹了抛瓜滚，巫山吹到海中心。

大树吹了连根起，小树吹了趁风飞。

老者吹了爬爬跌，少者吹了着地滚。

一阵狂风四人吹上天宫，狂风一飙，吹了蛮高；狂风一卷，吹出去蛮远；狂风一息，对下一立。

一阵狂风来得快，昆仑山到面前呈。

四人抬头一看，哎呀！才见一阵风，脚底下吹腾空。眼睛不得睁，不晓到了哪一村，对前面一看，原是一座高山。看见一个樵夫，“请问大伯，此处叫底高山？”“叫灵鹫山！”“啊！刚才还来家格，一阵风就把我们送到仙山，莫非是仙人帮忙，天助我也！”

四人跪到尘埃地，谢谢虚空过往神。

四人一看，此山真是真山活水，毫光剔透，秀丽非凡，必有大仙。四人对山上攀，乃作一偈：

我们来到昆仑山，一步挨步对上攀。

有本事攀到山顶上，不成正果不下山。

四人来到山顶，只见一座古刹禅门，门上一副对联：禅门深似海，佛法大如天。“哎呀！出家人口气真大。”进门走到大雄宝殿，上坐三尊古佛，只见一位老道，二目紧闭，口诵真经，这就是燃灯佛祖，四人跪到尘埃。

先拜朝南三尊佛，回头拜拜老道人。

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拜见！”燃灯佛祖把二目一睁，“呀！你们姓甚名谁？家住哪里？到此何事？”

兄弟四人将言说，师父在上听原因。

家住南洋徐闻县，锦和村上有家门。

父亲教魁搞渔业，母亲马氏老安人。

生我弟兄人四个，本在书房读书文。

只因仙人来指点，特来投拜老师尊。

燃灯佛祖一听，十分高兴，啊，前天太白金星路过我山，他对我说过，这四个人乃天星下凡，教他们学习武艺，修炼法术，一可帮王定国，二可成仙了道。于是燃灯佛祖连忙走下佛台，扶起四位门徒，说：“你四人千里迢迢来到我昆仑山上，我便收下你们兄弟四人，白天诵经礼忏，晚上学习十八般武艺，我庙后有块空地，那里各色武器齐全，我来教你们学习。”两班善人要问，十八般武器，究竟是哪些东西？刀枪剑戟、棍棒槊镋、斧钺铲钯、鞭锏锤叉、戈矛。

兄弟四人在山林，拜谢佛祖老世尊。

日里就把经忏念，夜到场上学武生。

刀枪剑戟般般会，弹弓搭箭样样能。

硬弓拉到十八个力，硕子能搬一千斤。

苦苦修炼三年整，工夫修得海能深。

那一天，燃灯佛祖说：“贤徒，你们工夫已经到家，还少法术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到我静房，我将真言咒语秘传与你们。”

只等半夜交三更，兄弟四人进房门。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拜拜师父传真经。
燃灯佛祖秘传咒语，上能拜请天神天将，下能求助百鬼神祇，口能呼风唤雨，符能拿妖捉怪，能腾云驾雾，能有七十二变法，神法可以撒豆成兵。

兄弟四人立起身，拜拜师父大恩人。
弟子有了真法术，永世不忘师父恩。

燃灯佛祖说：“贤徒，你们四人都有了法术随身，现在可以下山了，武王本是有道明君，纣王虽然被打败，但他残留不少兵将，在四处作乱，你们到武王殿下帮他剿灭残敌平治天下，这有十大功劳，不过，你们不要贪享富贵荣华，还到我山，继续修道，因为你们功课尚未圆满。”

四人听到师父说，拜拜恩师下山林。
驾雾腾云来得快，远远望见帝王城。
人人总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果是真。
远望城头如锯口，近看瓦片赛龙鳞。
京城不比随常城，三十二座城套城。
外罗城来里罗城，中间一座紫禁城。
外罗城三十六行小买卖，里罗城有文武百官府衙门。
三里听到人说话，二里听到买卖声。
一路美景无心看，来到皇皇午朝门。

守门将军说：“你这四位道童，到此何事？这里不是大户人家前门，小户人家篱门，这里是皇皇午朝门，不好随便走进踱出！”兄弟四个说：“将军，我们是仙山学道归来，特来帮皇平治天下，请你前去奏明圣主。”

把门将军忙通报，报与万岁得知闻。
门外四位小道人，说有法术紧随身。
他们到此非别事，帮皇定国治乾坤。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多到扶皇保驾人。

随时召四人上殿。兄弟四人来到金殿，山呼九叩，二十四拜，“万岁在上，贫道有礼！”武王说：“免礼平身，金殿赐坐。”

武王开口将言问，你们是何方哪里人。
家住哪州并哪县，姓甚名谁说我听。
有何法术随身带，可能帮我治乾坤。
兄弟四人将言答，万岁今且听分明。
家住南洋徐闻县，锦和村上有家门。
父亲教魁人一个，一生捕鱼过光阴。
母亲马氏老安人，生我弟兄四个人。
仙山学道三年整，十八般武艺件件能。
师父叫我们下山林，特来帮王治乾坤。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龙颜大喜了不成。

万岁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寡人虽然征服了纣王，建立了周朝，但纣王原有部分残兵败将，在四处边关之上，搅乱百姓，不得安宁，寡人虽然派兵征剿，但这面广量大一时难以平治，你们既有法术随身，不妨试点寡人看看，有多大的本事，是真是假！”

四人听到万岁说，就在金殿显威能。
一声呼风风来起，一声唤雨雨来临。
狂风一阵了不得，金殿吹得要起身。
一阵大雨如瓢泼，浪头子渥得层上层。

武王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“爱卿，好、好、好了！不要拿金殿吹倒了，等寡人坐不成！不要拿皇城淹啦得，黎民百姓淹煞得，快快收、收、收法！”兄弟四个拿法术一收，仍然晴天白日。

万岁一见笑盈盈，御手相搀叫爱卿。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出到扶皇保驾臣。

万岁说：“赦爱卿，如今东有扶桑国，夷兵自立为王，为首格叫本田，手中拥有近万兵马；西域有个叫煞拉，带兵两万多人，称为狄国；南蛮有个叫柴充，拥有近三万兵力；北番有个叫金廖，也有两万多兵马。你们兄弟四人是全面出击，还是各个击破？”

兄弟四人忙奏本，万岁天子放宽心。
只要皇皇发号令，兵马一到定太平。

万岁说：“赦爱卿，你们各带多少兵马？”“万岁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将在谋而不在勇。我们只要各带三千人马就可以了！”

万岁一见心欢喜，赦家兄弟是忠臣。
当今天子重封赠，封作剿寇大将军。
长单一张交与你，演武厅上点三军。
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山西御林兵。
老兵不到三十岁，少兵二八正青春。
马似龙来人似虎，总是拿龙捉虎人。
会用刀来刀一把，会用枪来枪一根。
枪似南山初出笋，刀似北海浪千层。
五百个，刀斧手，前面开路，
五百个，弓箭手，紧紧随身。
五百个，钺斧手，排成一字，
五百个，捆绑手，保驾前行。
五百个，旗枪手，分为左右，
五百个，短刀手，神鬼皆惊。
五六三千人和马，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长枪夹短枪，盾牌共鸟枪。
金锣和战鼓，人马闹呛呛。
乌鸦飞不过枪头上，蛇也难钻马蹄跟。

他兄弟四人，脱了道袍，换上战袍，身骑龙驹宝马，身穿盔衣盔甲。

头戴紫金冠一顶，雉鸡毫毛两边分。
盔衣盔甲铜来做，身穿战袍簇簇新。
前后总是护心镜，手执钢刀亮锃锃。
好像天神归下界，乌鸦吓得不开声。

万岁天子吩咐武士将军到午朝门外，
升起嘎喇喇三个狼烟炮，威风凛凛出朝门。
军兵忙上路，将军去出征。

军纪如山重，不可乱胡行。

兄弟四人坐在马上，吩咐兵随将战，马听锣声，不得嘈杂。一路之上不可损坏百姓格庄稼，更不得掳掠百姓格东西。

如果有人来违令，刀斩两断不容情。

军队走到街坊过，茶馆酒店总关门。

军队来到乡间走，鸡犬吓得不开声。

且说敖广带了三千兵马来到东夷扶桑国界，吩咐兵马扎下营盘，埋锅造饭，营门设防哨位，探马分布四处，探听消息。敖广搬出地理图本，了解地形，了解敌情，了解民情。老百姓见到王兵一到，个个眉花眼笑，个个争了来汇报。黎民百姓说：“阿弥陀佛，王兵来了，不要受敌兵抢劫了。”敖广得到许多消息，真是了如指掌！

敖广坐在中军帐，商议怎样破敌兵。

且说扶桑国狼主本田忽听探马来报，说武王派了大将敖广领兵前来征剿，开始一听，心里不定，据探马又报，说这敖广原是一位道童，本田坐在军营，哈哈大笑……

小小道童也领兵，笑坏朝中武共文。

只要我钢刀晃一晃，叫他一命见阎君。

连忙吩咐众喽啰，个个磨刀擦枪，准备上阵。

本田手执方天戟，身骑宝马就动身。

万名喽啰随身带，来到敖广大营门。

本田喝叫一声，“中原来的什么大将？快快通过名姓，本帅不斩无名之鬼！”敖广跨上青鬃烈马，手执金背大砍刀，前来交战，口称：“我乃周朝武王殿下朝臣，名叫敖广，来将只有下马投降，方可免于一死。”“呸！”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对阵不到三句话，二人交战动干戈。

刀对刀来叮当响，枪对枪头嘀嗒声。

你一刀来我一枪，刀刀不饶半毫分。

一回两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
五六七八十来合，也没输来也没赢。

早晨战到午时后，午时战到夜黄昏。

一天交战无休息，看看红日又西沉。

敖广说：“本田将军，我们战了一天，未分胜败，不如各自回营用过点心，或是挑灯夜战，还是明日再交锋？”本田一听，正中心怀，老实话，早起打到中，不曾敢放松；中午打到晚，不曾敢偷懒。一天打下来，人不离战马，手不离钢枪，中饭不曾有吃，肚子饿了一点没得。本田说：“好，明日再战。”敖广暗暗思量，本田武艺不丑，我是仙法，尚且不能取胜，何况凡夫俗子，那个能敌？随即双方鸣金收兵。

只听一声金锣响，各眠帅旗总收兵。

帅旗不眠兵不退，帅旗一眠各回营。

敖广回到营盘，与众将商议，明日如何取胜？军师说：“敖将军，看来本田力大无比，不宜硬拼，只宜智取。”随时摊开地图一看，战场东南有一要地，两面是山，山上森林茂密，中间一条道路，后头是一座白汤湖，只有把他引到这条路上，最后赶他下汤锅。敖广一想，此计甚妙。随时吩咐五百个刀斧手，用过夜饭，埋伏在山林之中，听到一声炮响，一齐把树砍倒，逼使夷兵退让，最后只好败入湖中。

敖广身坐军帐中，定下巧计在心中。

大小三军齐听令，只等明日再交锋。

一夜话文不必表，东天发白太阳红。

金鸡一喊，铺上乱坍。连忙吃过早饭，个个准备打仗。再说本田回营，也与三军头目商议对策。本田说：“那个小小道童，自不量力，胆敢与我交战，岂不是九死一生，明朝把他捉得来，取他格心肝，把我搭酒。”到了第二天一大早，提刀上马，来到敖广营盘，口喊：“敖广，敖广，日上三竿，还不与我交战。”

二人甩上龙驹马，带领兵将就动身。

来一刀来去一枪，哪个也不肯把手偏。

刀劈头颅对下杀，枪刺胸膛正中间。

一连战了三十合，敖广假败不向前。

敖广假意败阵，虚晃一刀，拍马就跑。本田一见，岂肯让他逃跑，吩咐喽兵，紧紧追赶。

敖广回头向前溜，前面走到九寨沟。

本田拍马忙追赶，军队如同黑龙游。

军队追到峡谷，两边是山，中间一条道路，忽听山上一声炮响，

一声炮响了不得，两边伏兵总动身。

开山铁斧来砍树，噼里叭啦不绝声。

只见树木对下倒，打死人马了不成。

只见大树对下倒，大家一见不得了！也有打破头，鲜血对外流；也有断手断腰，叽哩哇啦只是叫。本田个军队只顾对后头退，一直退到白汤湖边。敖广念起真言咒，风伯送来一阵风，个个吹了总腾空；狂风一息，对湖里一跌，阳气一绝。

一众喽兵都淹死，本田一命见阎君。

敖广此时心欢喜，得胜回朝见当今。

下文再表敖闰领了三千人马，一路行军，来到南蛮驻地。这是一片水乡，全是芦荡叉港，条条港湾多，总是强盗窝。敖闰吩咐安营扎寨，自己和部下众将，摊开地图研究战略。再说蛮兵将领柴充，见到官兵一到，吓得心惊肉跳，随时吩咐喽兵，用小船分八路，埋伏在芦荡之中，自己身骑一匹红鬃烈马，手执双锤，来到敖闰营盘，喝一声，“来将何人？”敖闰身骑宝马，手拿双锏，威风凛凛走出营门。

头上金盔亮锃锃，雉旗毛插得两边分。

金盔亮甲多威武，足下战靴簇簇新。

前后总是护心镜，弩弓搭箭紧随身。

手执双锏来上阵，要捉柴充一个人。

柴充说：“敖将军，今朝我们交锋，不带三军护阵，个顶个，不犯过！”敖闰说：“好。”二人拍马上前，一阵厮杀！

有敖闰，对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
柴充将，对下杀，枯树盘根。

敖将军，对前杀，怀中抱子，

那柴充，对后杀，雪里拖枪。

杀得天昏地又暗，杀得日月不分明。

杀得飞砂并走石，杀得鸟雀不开声。

一回两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
一连战了五十合，柴充无力再支撑。

柴充双锤一摆，两手发歹，拍马回头，对后就溜。敖闰哪里肯放，拍马上前，追到江边，

只见芦滩上一面红旗，红旗一摇，八路战船对外直跑！杀声如雷，乱箭如雨，敖闰一时避让不及，左臂被中了一箭。敖闰晓得不好，中了敌军之计。随时拿箭头一拔，止血丹一按，拍马打转，部将一见，连忙把敖闰扶到营中。

敖闰回到军营内，召集众将定计谋。

明朝上阵来交战，怎样才能得胜回。

手下一位谋士说：“敖将军，你有神法，为何不用？现在不用等待何时？”敖闰一听，一点不错，随即烧香点烛，对天祷告：“苍天菩萨啊！”

弟子奉命来南征，遇到强硬对头星。

有请天神来助阵，得胜回朝谢神明。”

一夜话文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

天一亮，敖闰起身，用过早膳点心，点起三军人马，身骑宝马，走到营门。哪晓柴充，昨日一胜，一夜未曾困，今朝一大早在营盘外头等。两下一见面，心里像射箭，柴充说：“敖将军，昨日中箭，不曾伤到要害之处，今朝前来，定然送死不成？”敖闰说：“呸！明人不做暗事，暗箭伤人，算底高本事？今朝来比个高低！”

说叫一声忙动手，锤打锏挡不留停。

锤打如同暴头雨，锏打好像舞流星。

二人交战三十合，输赢没得半毫分。

敖闰用手一指，口中念动真言，拜请天神天将、火德星君前来助阵。

拜请东方甲乙木，火德星君下凡尘。

拜请南方丙丁火，火旗火印紧随身。

拜请西方庚辛金，火球火把下凡尘。

拜请北方壬癸水，火枪火炮也动身。

拜请中央戊己土，火龙火鸟也来临。

敖闰当时吹口气，一片火海了不成。

吹口气，就是火，火对蛮兵身上裹，烧了躲总没处躲。众位，这已是隆冬季节，芦苇已经干枯，见火就烧，火苗透到树顶能高，埋伏在芦荡里的船，一只只总着火。

一片火海了不得，顿时烧得满天红。

敌军喽兵都烧死，柴充一命送了终。

敖闰当时显威风，神术一用就成功。

带领三军回朝转，万岁天子重封赠。

下文再表敖顺，受封之后，带了三千人马，昼夜兼程来到西域狄国。这狄国格头目叫狄煞拉，一直盘踞在华山一带，白天下山抢劫，夜回山寨，把掳掠来个妇女进行奸淫，百姓恨之人骨。狄煞拉听到王兵一到，吩咐喽兵，一齐下山，倒成一座空营。敖顺一到，前面开炮，官兵对山上直跳，哪晓到山上一看，一座空营。狄煞拉说：“鬼道人，根本不会用兵，他们住在山上，我们一包围，只好困死在山上。”哪晓一连三天，不见山上动静，狄兵说：“王兵大概饿了半死，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攻山了！”

吩咐喽兵快上山，一步挨步对上蹒。

人人总想立功绩，如同蝼蚁上高山。

自古华山一条路，人像蚂蚁造潮，敖顺随时念动真言。

真言咒语称一称，风伯雨师下凡尘。

暴雨如同瓢来泼，篤得狄兵湿淋淋。

接着一阵西北风，鹅毛大雪下天空。

气温零下四十度，个个冻得似冰峰。

浑身结成冻，手脚不好动，山坡上滑格，霍落霍落对下滚，像乡下人抛豆种，上头滚到底，有剩也无几。

王兵得胜在华山，整整军队对下蹲。

西狄国内打胜仗，教顺带兵转回还。

万岁一见笑盈盈，官兵一到定太平。
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出到忠臣去领兵。

下文再提教钦，领了三千人马，朝行夜宿，一路来到北番。北番将领名叫金廖，听到王兵一到，吓得心惊肉跳，吩咐喽兵布下九宫八卦阵，刀枪剑戟，密密层层。

教钦领兵到北番，番兵营中不一般。

布下九宫八卦阵，只等王兵进陷关。

教钦一看，晓得一半，连忙扎下营盘，埋锅造饭，兵马吃饱了，准备打仗。教钦身骑银鬃白马，手执钢叉，腰挂弩弓搭箭，来到番兵阵前，番将金廖按兵不动，只等你进了他个圈套，就性命难保。教钦一想，他不出来，我也不进去，不如使个神法，借刀杀人，有何不好，随时念动真言：

一口法水喷一喷，大雾迷天看不清。

眼睛看不到三尺远，番兵营中乱纷纷。

教钦吩咐营中拼命擂鼓，杀声震天，画了一道符，念起真言咒语，当时番兵格衣裳就变颜色。

真言咒语称一称，番兵个个总发昏。

只见身上衣色变，红黄蓝白不分清。

教钦对东用红旗一越，东半边番兵总是红衣裳；白旗对西一越，西半边番兵总是白衣裳；黄旗向南一越，南面番兵，总是黄衣裳；蓝旗向北一越，北面番兵身上总是蓝衣裳。众位：番兵总是穿黑衣裳，见到衣裳颜色不同，只当王兵进营，举刀就杀。

可笑番兵认不清，自家人杀自家人。

一连混战三天整，番兵杀得剩一人。

剩到哪个？就是番将金廖，走到营中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只见尸首堆积如山，血流成河，只得对天而哭。

自从建寨到如今，未曾见过这光景。

大小喽兵都杀尽，活在世上枉为人。

金廖拔出青锋宝剑，准备自刎，继而一想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，将来可以招兵买马，卷土重来。这遭就对山洞里一躲，教钦拿雾一收，晴天白日，打扫战场，就是不曾杀到番将。

教钦得胜喜开心，未捉到番将心不宁。

虽然剿匪功劳大，怎好回朝见当今？

教钦吩咐三军，搜山寻查，哪晓山前搜到山后，山左寻到山右，也寻不到，这遭吩咐手下兵将，将山上个枯草研起来做烟，北番地方人欢喜吃辣，胡椒种了多，弄来做烟熏！胡椒做烟，熏了人要打呛。

只见满山烟火起，烟雾弥漫了不成。

胡椒做烟味难闻，熏得金廖咳嗽声。

金廖一咳，官兵晓得，随时将他拖出山洞，五花大绑，手铐脚镣，押入囚车，带了入朝。

金廖押在囚车内，手铐脚镣不容情。

整顿三军忙上路，威风凛凛转朝门。

黎民百姓总念阿弥陀佛，这些强盗也该到了末日，这遭天下太平，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了。

黎民百姓多欢喜，阿弥陀佛念千声。

教钦剿匪功劳大，带领兵将转朝门。

一路之中不必表，来到皇皇紫禁城。

敖钦来到金殿，二十四拜，“我主万岁在上，微臣有礼。”“爱卿你去北番征剿，战果如何？”“托万岁格洪福，已获全胜，番将金廖被我捉住，关在囚笼之内，现在午朝门外，番兵全被剿灭，微臣特来复旨。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心总落到脚后跟。
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出到扶皇保驾臣。

万岁天子吩咐左右公卿、值殿将军拿番将金廖——

推出午朝一刀分两断，皇法条条不容情。

满朝文武多欢喜，从此天下总太平。

万岁一道圣旨，把敖家四位兄弟召到金殿，说：“爱卿，你们剿匪有功，我来重封。”

万岁天子重封赠，镇国元帅职不轻。

敖家兄弟四人，被万岁封为镇国元帅，理宜要替他们造元帅府，可是兄弟四人一齐奏本，说：“万岁，不必费心，我们下山时师父就说过，得胜回朝，仍归仙山修道。因为我们个功课尚未圆满，伏望万岁准本。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御手相搀叫爱卿。

你们回山修办道，代我谢谢师父恩。

倘若外国再作吵，还请你们下山林。

万岁说：“爱卿，寡人摆起满副銮驾，送你们回山。”“万岁，不必！”

兵马在此保皇城，我们只要走空身。

万岁说：“敖爱卿，寡人赐你们金银财宝，回家可以安家。”“万岁，我们不要。”

出家人不要金和宝，只要修行诵经文。

万岁说：“敖爱卿，寡人赐你们御宴，尝尝山珍海味。”“万岁！我们也不要。”

不吃你酒来不吃你茶，饥来吃饭有鸟麻。

闷来自有长生酒，渴饮清泉赵州茶。

这遭，万岁吩咐满朝文武，个个手点御香，送别敖家兄弟四人。

敖家兄弟四个人，拜拜万岁立起身。

辞别满朝文武，腾云驾雾就动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顷刻之时到昆仑。

弟兄四人来到山顶，拜见师父。师父说：“你们遵命下山为国立下汗马功劳，胜读十载真经，功德不小，还到后院修炼去吧！”

敖家兄弟四个人，还到昆仑去修行。

丢下此处不必表，再表皇宫一段情。

下文单表姜丞相上朝奏本说：“万岁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又逢国母八十大寿，理该庆贺一番。”一，张挂皇榜，各州各府，庆贺天子万年，大兴花灯；二，设御宴，犒赏满朝文武。

皇榜挂出午朝门，诸州各府总知闻。

监牢罪人减三等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

诸州各府总兴灯，庆贺天子万年春。

万岁天子摆御宴，犒赏文武众朝臣。

皇榜一挂，各州各府总忙了兴灯，官府里用珍珠玛瑙，大户人家用绫罗缎疋，普通百姓家用纸扎。

大家小户总兴灯，忙坏民间巧艺人。
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十三省里总兴灯。

皇宫办御宴，满朝文武庆贺三天。这遭备了丰盛酒菜，大小朝臣，一起畅饮。

王宫里面设御宴，有名厨师总来忙。

猪子要杀三千只，羊子要买二百双。

各种菜蔬说不尽，皇封御酒用船装。

王宫要用这么多猪羊鸡鸭，哪里去买？京城里有个屠宰大户，名叫蔡京，他承接了这笔生意，大发其财。众位：将本求利，本是天经地义，可是蔡屠户却掐斤扣两，取了不义之财。

东天日出宝莲开，为人哪个不爱财。

爱财总要公平取，自有苍天送福来。

不义之财不可取，掐斤扣两更不该。

蔡京做了亏心事，天宫神明要付灾。

四值功曹奏表，奏与玉主得知。玉皇龙心大怒，吩咐左右星君，通知阎罗天子，捉拿蔡京。阎君拿生死簿子一查，蔡京阳寿未满。这遭派无常小鬼将他格一魂勾到阴曹，交与八殿阎君，对秤称亭上一挂。

阴司有座秤称亭，罪轻罪重看得清。

行善之人没四两，作恶之人重千斤。

阴司地府称一称，阳间蜈蜂搭背到如今。

蔡京忽然得一病，流脓淌血痛煞人。

下文再表蔡京有个儿子，叫蔡襄，他本是天宫东斗文曲星临凡，读得文才高广，皇开南选，得中了头名状元。观音老母来普陀山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不如将蔡状元引到灯会上，再游地府，救父还愿，将来一门修道，还其根本。
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变作凡间一书生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鸚哥绿海青。

腰里束根丝罗带，粉底乌靴足下蹬。

手里拿把白纸扇，文质彬彬有才人。

再说蔡状元在皇宫用过三天御宴，心情十分高兴，听到举国上下，总忙了兴灯，心里想，我虽然长了十九岁，还不曾看见过兴灯，这次倒要去看看究竟有多闹热？他站在逍遥亭上，看见有诗一首：

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即在汝心头。

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去灵山塔下修。

状元一想，啊，不错，为人敬神并不宰据要到灵山胜地，只要自己心正佛灵。正在此时，一阵仙风，把他吹了腾空；仙风一息，对下一跌，爬起来对打一立。

一阵仙风不非轻，吹得状元看不清。

虚无飘渺来跌下，外罗城到面前呈。

状元到了外罗城，耳听一片嘈杂声。

城里城外总兴灯，一片灯火亮锃锃。

举目抬头看一看，前面来了一书生。

“啊，请问你这位年弟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”

观音又乃将言说，兄长今且听原因。
我名叫做蔡有金，还在书房读书文。
家居城西河间府，父亲在朝伴当今。
听到街坊兴花灯，特地前来看灯名。
请问大哥何处去，不如作伴一同行。

“请问尊兄，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”

蔡襄当时回言答，年弟今且听分明。
我家就在皇城内，兴隆肉铺有名声。
父亲名字叫蔡京，蔡襄就是我的名。
今年南选来考中，头名状元我当身。

“哎呀！原来是状元大人，失敬失敬。啊呀，大人，你怎不带随身护卫，为何一人出门？”
“啊，不要提，我本在状元府逍遥亭内，不晓哪来一阵怪风，将我吹到此处。”“啊，原来如此，
莫非我你二人有缘，碰到一起，回头看完灯，我送你回府，以后小弟还靠状元大人栽培！”
“哪里哪里？”

状元又乃将言说，年弟你且听原因。
我你二人总姓蔡，五百年前一家人。
我也想来看花灯，刚才未带作伴人。
今朝在此遇到你，有缘人遇有缘人。
二人携手朝前走，大街小巷看花灯。

状元抬头一看，啊，这里还有兴灯告示哩，百姓看灯须要遵守秩序，街上不可碰坏人家店铺，乡下人不可踩坏人家庄稼，灯从北草场门聚集，经过东南西北门，最后到孔庙参圣。

讲讲说天色晚，日落西山暗昏昏。
太阳一落，灯火发白；锣鼓一响，脚底发痒；像赛发呆，男男女女上街。
来了多少买卖客，来了多少异乡人。
来了多少书公子，也有一些小光棍。
只听一阵鞭炮响，城里城外总是灯。

状元说：“年弟呀，这乡下人发呆，拿猪子背了上街！”“不！这叫八戒灯，八戒不提，闹起灯来不齐；八戒不拱，兴灯不涌！”

猪八戒，拱嘴灯，拱来拱去，
十三节，老龙灯，云里翻身。
“啊！前面一只绕狮狗，跳来跳去，要吃毛芋头。”“不！这是狮子滚绣球！”
绣球灯，在前面，滚来滚去，
狮子灯，后头跟，眨眼铜铃。
平安吉庆金狮子，万福来朝太平灯。
五色绸缎高搭彩，笙箫细乐闹盈盈。
工匠扎出巧花灯，庆贺天子万年春。
舞彩球，搭彩台，红光灿烂，
彩牌上，写大字，大放光明。
上写着，各州府，花灯齐出，
庆天子，贺万岁，国泰民安。
二人一路朝前走，草场上面看花灯。
看一盏，猴孙灯，毛头毛脸，

挑担水，过仙桥，格外小心。
看一盏，走马灯，转来转去，
牡丹灯，芍药灯，君臣相称。
牛车灯，转起来，木龙戏水，
磨子灯，轰隆隆，不得绝声。
春季里，山楂灯，红光灼灼，
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金。
夏季里，开荷花，红花绿叶，
月季花，凤仙花，五色纷纭。
秋季里，开菊花，东篱佳色，
有桂花，香十里，特别喜人。
冬季里，开腊梅，雪景好看，
芙蓉花，水仙花，总扎成灯。

正月元宵节，城中闹花灯。
人人都喝彩，个个逛新春。

状元说：“这草场上是杂灯，我们到四门去看。”

二人一路朝前走，来到东门看花灯。

东门是底高灯？胎生灯，就是獐猫鹿兔、驴骡牛马扎成格灯。

獐儿灯，豹子灯，溜了最哨，
狮子灯，老虎灯，洞里安身。
黄牛灯，在田里，耕田耙地，
水牛灯，上榨磨，日夜辛勤。
狗子灯，看门口，摇头摆尾，
猪子灯，羊子灯，活上刀砧。
老鼠灯，前头溜，梭来梭去，
猫儿灯，在后面，接耳听声。
兔子灯，在田边，心惊胆怕，
獾子灯，坐深夜，喜金花生。
狐狸灯，偷鸡吃，它最狡猾，
刺猬灯，团起来，浑身是钉。
白马去出征，狗子会看更。
骆驼会相面，笑坏许多人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再到南门看花灯。

南门底高灯？卵生灯，就是飞禽鸟类。

仙鹤灯，脚最长，伸头颈，
凤凰灯，真好看，五彩缤纷。
黄莺灯，穿绿柳，三春美景，
翠将灯，河边歇，羽毛喜人。
八哥灯，画眉灯，笼中叫喊，
老鸦灯，伽子郎，娘舅外甥。
鸽子灯，在空中，驮铃起翅，

布谷鸟，连夜喊，三麦起身。
白鹤灯，鹭鸶灯，沙滩觅食，
白头翁，麻雀子，粟子田藏身。
喜鹊做窝忙，画眉叫汪汪。
仙鹤当头站，百鸟朝凤凰。
二人一路朝前走，西门城里看花灯。

西门是底高？湿生灯，就是鱼鳖虾蟹。

金鱼灯，在缸中，游来游去，
银鱼灯，白雪雪，好把蛋蒸。
鲤鱼灯，跳得高，龙门万丈，
鳌鱼灯，脚下踩，不得翻身。
河鱼灯，撞芦桩，气相又大，
鲥鱼灯，网上挂，不肯伤鳞。
刀鱼灯，窄刷刷，尖头把戏，
吭公灯，啰嗦鬼，骂不绝声。
鲨鱼灯，水面上，游来游去，
黑鱼灯，在水下，蒿草藏身。
鳊鱼灯，白丝灯，味道最好，
火眼鱼，死螃蟹，哭红眼睛。
鲢鱼灯，鳙鱼灯，长得最快，
青鱼灯，混子鱼，喜吃芦根。
蚬子灯，跑不哨，慢慢行走，
蚌子灯，小气鬼，自己关门。
虾子灯，舞马叉，前头开路，
乌龟灯，甲鱼灯，后头同行。
螃蟹灯，走起来，横行霸道，
鳜鱼灯，会撑鳍，当心伤人。
鲨鱼水上走，鲫鱼水下沉。
鮰鱼海里长，蚌子同鹬争。

二人携手往前行，北门城里看花灯。

北门是些底高？化生灯，就是各种昆虫、苍蝇蚊蠓。

蜻蜓灯，蝴蝶灯，飞来飞去，
蚊子灯，飞过来，要丢冷针。
蜢子灯，细个子，轻烟缭绕，
牛虻灯，一出门，钢钻随身。
纺织娘，十八岁，雪白粉嫩，
壁虎子，做媒人，螳螂招亲。
算命虫，排八字，七子坐命，
算过命，合过婚，好去成亲。
蟑螂虫，灶蜥子，忙把酒办，
蜒蚰虫，来上灶，慢斯吞。
蓑衣虫，爬得快，帮搬台凳，

蟋蟀虫,跳出来,接待新人。
刺毛虫,好打扮,穿红着绿,
螺丝江,在树上,鼓乐吹笙。
知了灯,喊起来,喇叭涨号,
蜜蜂灯,搓团圆,蜜甘鲜甜。
蜘蛛灯,扛漏筛,真正好看,
豆独灯,拿缆把,僵气腾腾。
蚯蚓灯,做轿杠,棉软贴笃,
火萤虫,打灯笼,雪亮锃锃。
纺织娘,在房中,咽咽啼哭,
放屁虫,放三炮,轿子动身。
蜢子喊苍蝇,我们是连襟。
他们也难得,我们去送亲。
知了虫来知了虫,天天坐在树当中。
你又不是吹鼓手,为何天天涨号筒。
刺毛虫来刺毛虫,天天坐在槿当中。
你又不开绸线店,为何身穿红绿绒。
火萤虫来火萤虫,天天住在水草中。
你又不是抬轿汉,为何天天打灯笼。

二人一转,来到城中广场。啊,前面一片灯火,原来是庄子埭送来格灯,乡下农村,以种田为本,所以扎格总是农业上格灯。

丫里丫叉木叉灯,劈劈啪啪连枷灯。
一摇一压棉车灯,手摇脚踏绞车灯。
棉花长了三尺高,开起花来白夭夭。
弯下腰来篮篮满,拾得一交又一交。
稻子生来黄爽爽,珍珠白米里面藏。
粮食之中它为首,五谷之中它为王。
栗子生来叶儿尖,长在田里八十天。
平时烧粥煮饭吃,烧起糖来蜜能甜。
荞麦结子三角仓,长了田里过霜降。
寒冬腊月没事做,咸菜熬油疙丁汤。
小豆生来红堂堂,棉花田里补失塘。
人人说它无用处,廿四夜烧饭供灶王。
芦穄生得紫悠悠,长在田里乱点头。
米子磨屑做团吃,苗子还好扎笤帚。
豇豆灯儿黑沉沉,沟头岸坎到处塍。
烧粥煮饭多好吃,七月半洗沙裹馄饨。
浑身长丁黄瓜灯,经经络络丝瓜灯。
吊着颈儿茄子灯,棚里挂个瓢子灯。
瓜茄蔬菜扎成灯,里面点火亮锃锃。
看灯之人实在多,挤挤哈哈没奈何。
高子看灯长拖拖,矮子看灯矮矬矬。

瞎子看灯摸呀摸，哑子看灯笑呵呵。
聋子只喊听不见，背背耳朵问别个。
瘸子旁边说大话，我花头总比别人多。

四门看过了，最后灯总到孔庙参圣，这个辰光，人最轧，也最热闹。

东门来了胎生灯，西门来了湿生灯。
南门来了卵生灯，北门来了化生灯。
十脚锣鼓闹进城，狮子队里夹马灯。
马灯里头夹龙灯，孔庙面前参过圣。
狮子灯儿打个滚，观音老母下凡尘。
遮眼法一道不非轻，蔡状元当时头发昏。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向东不见面西人。
黑暗沉沉朝前走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
蔡状元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森罗宝殿四个大字，我怎腾腾空空到了阴曹地府？不好了！

为何到了阴司地，莫非前世作孽深。

阎君说：“蔡状元他本是东斗文曲星临凡，他有善意，青衣童子，带他游看地狱。”
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状元游看地狱门。

状元游看一殿君，秦广王他掌管刀山剑树地狱门。
脚在刀上走，破肚又穿心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间杀牛宰马汉，刀山地狱不容情。

状元游看二殿君，初江王，他掌管，镬汤地狱门。
小鬼忙烧火，汤锅里煮罪人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间煎煮鱼虾蟹，阴司镬汤不容情。

状元游看三殿君，宋帝王，他掌管，寒冰地狱门。
头顶冰来脚踏雪，小鬼冷水又浇身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间为匪作歹人，阴司地府下寒冰。

状元游看四殿君，伍官王，他掌管，拔舌地狱门。
罪鬼绑在将军柱，小鬼将刀拔舌根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间说谎搬是非，阴司地府拔舌根。

状元游看五殿君，阎罗王他掌管奈河血湖地狱门。
奈河桥上男子汉，血湖池里女妇人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污染水源作下孽，血湖池中受苦辛。
状元游看六殿君，变成王，他掌管，变成地狱门。

变牛变马变牲畜，披毛戴角去还人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日三间赖人债，变牛变马来还人。

状元游看七殿君，泰山王，他掌管，碓磨地狱门。
头朝下来脚朝上，磨子眼里竖直心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日三间寻野钱，阴司地府不容情。

状元游看八殿君，平等王他掌管锯解秤称地狱门。
秤称亭上勾住背，锯子一解两分身。
状元问阎君，此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状元听：阳间买卖不公平，阴司地府不容情。

状元来到秤称亭，看见自己老父亲。

状元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格不是我父亲？手脚一扎，对秤钩上一搭，浑身疼痛，眼泪巴嗒！“哎呀，罢了。

有人救我转还魂，情愿吃素办修行。”

状元连忙走向前来，“请问狱官，此人犯了什么罪？受此刑罚？”狱官说：“啊！此人叫蔡京，他是杀猪格精，做事不平心，八两算一斤。

掐斤扣两作下孽，到我部下用秤称。

扣人半斤还八两，要赔十万雪花银。”

“狱官，此人果可赎罪？”“可以。”“怎么赎法？”“要还十万两银子。”状元说：“罢了！我家中到有金和宝，在此哪有雪花银？”

“那不要紧，可以到曹官那里借的！”“哎呀！我与曹官素不相识，怎可借得？”“不要紧，你有心帮他还，我可以帮你担保！”这遭，二人来到曹银宝库。蔡京属龙，是壬辰年生，在赵曹官名下，借了十万两纹银，当堂交纳。这叫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银子一缴，一概拉倒。

蔡京放下秤称亭，真魂渺渺转回程。

观音老母把法术一收，蔡状元仍在状元府逍遥亭上，随时回府。

一夜话文休提讲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

第二天，早朝面圣，蔡状元奏上一本，说：“万岁，我父身患重病危在旦夕，为臣要想回家侍亲，伏望万岁准本。”武王说：“爱卿，你一能尽忠，二能尽孝，寡人用满副銮驾送你回去。”“万岁，不必费心。”

御林兵留在守王城，保护万岁锦乾坤。

小小舟船雇一只，随身卫士四个人。

逢州不要州官接，遇府不要府官迎。

水路登舟几天整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
安童使女忙通报，迎接状元到高厅。

状元到家，高堂见过老母亲，说：“母亲大人，父亲呢？”“哎呀，不要提，你父亲一场大病，几乎送了条命。”

腾腾空空生毒疮，背上害个疔走癀。

延医服药总无用，几乎一命见阎王。

“人在哪里？”“还在卧床休息，这两天，才算好点，过两天不得了，大家陪他挨大搅；痛了来床上哼，日夜不得困；脓血对外流，淌了没清头；臭气满间三屋，闻到就要吊恶，现在已经开始结疤了。孩儿呀：我为他，

东村庙里许了愿，西村庙里去烧香。
头也磕了千千万，香也烧了万万千。
只求你父身体好，不论再花多少钱。”

蔡状元同母亲一齐来到上房，说：“父亲，孩儿有礼。”“孩儿呀，我这场病，害得突然，你家母亲，为我求神拜佛，总算落到条命，等我好了，要好好谢谢菩萨。”状元说：“父亲，你晓得你为底高害病格？又为底高好格？”“孩儿，我哪晓得？”“父亲哦！”

你做屠户这多年，一心只想赚铜钱。
掐斤扣两作下孽，阎罗捉你赴黄泉。
八殿阎君来审判，秤称亭上受熬煎。
孩儿为你赎了罪，阴司借下许多钱。”

蔡京一听，老能相信，不错，孩儿不来家，他怎晓得我掐斤扣两格；二则来，我害病痛得昏沉沉，梦见阎罗审问，只听得算盘滴滴嗒嗒响，又是一斤，又是八两，加起来共有十万两之多。这遭蔡状元吩咐安童，带了散碎银子，到街坊买点三牲祭礼，纸锭银锞，香烛纸马，回来烧化三代宗亲，祖宗亡人，又敬天敬地，祷告虚空过往神明，“苍天菩萨！

保佑我父身体好，谢天谢地谢神明。”
说有神来却有神，离地三尺有神明。
状元当时来许愿，天宫神明早知闻。

蔡京弄点仙丹一吃，困了一晌，身上脱了疤总没得。第二天，一家们商议商议，状元说：“父亲哎，我被狂风吹到阴曹，在八殿阎王面前，看见你被则在秤亭上，为了赎你掐斤扣两之罪，向赵曹官借了十万两银子，帮你赎了罪，阴曹放了你，你个病才得好格。”

讲讲说说一条心，真心实意了愿心。

要还十万两银子，虽说蔡京家比较发财，到哪里有这么多银两？这遭，只好卖田地房产。

田地房产总卖尽，凑满十万雪花银。
大大舟船雇一只，满家人等了愿心。
水路登舟朝前走，不论日夜赶路程。

前面是一片汪洋，黑雾弥天，船看不见行走，这如何是好，只得将船靠在水码头上再作道理。

丢下此处暂不表，经中另表一段情。

再说敖家四位兄弟，在昆仑山修了三载，功课圆满，理宜打转。玉主派太白金星下凡，来到昆仑山顶，燃灯佛祖连忙迎接，“老星君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“啊，我奉玉主之命，特来度你四个徒儿，上天受封。”佛祖说：“善哉善哉！”当即设起火坑一座，你们看得破，跳得过。兄弟四人对火中一跳，太白金星念动真言：

归去来兮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脱了凡胎换仙胎，逍遙自在上天台。

来到御宰台前，拜见玉主。玉主说：“你们四位星君临凡修成佛道，帮王平治了天下，有十大功劳，我来封赠与你。

敖广前来听封赠，东海龙王职不轻。
你和风波同作伴，封为风龙治乾坤。

赦闻前来听封赠，南海龙王你为尊。
玉皇大帝加封赠，火龙王菩萨受香烟。

赦顺前来听封赠，西海龙王职不轻。
玉皇大帝加封赠，行雨龙王你为尊。

赦钦前来听封赠，北海龙王职不轻。
封神之后加一级，雾迷龙王受香烟。

天宫之中没得你格份，分到四海去安身。
龙宫富有金和宝，虾兵蟹将紧随身。
巡海夜叉来保驾，龟鳖丞相两边分。

再表观音老母掐指一算，蔡状元一门真心了愿，现在阴阳搭界，有钱还不掉，待我下凡，度他们功程圆满。众位，蔡状元在曹官那里借个钱，其实只要还纸锭银锞，写上牒文和曹官的名字，火中灼化，就可还掉。真的金银，阴曹不用，所以蔡状元不懂，有钱也就还不掉。
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仙风一拂就动身。
驾雾腾云来得快，阴阳搭界面前呈。

观音老母变作一位年老僧人，胡须雪白，拐杖一戳，肩背黄布包袱，口念：龙奔沧海，僧奔善门，久闻贵府，布施斋僧。状元住在官船之上，连忙上前，说：“老僧人，我家一向做好事，现在有十万两纹银，无法还债。”这遭就把父亲的情况，头头脑脑说了一遍。僧人说：“啊！你原是状元大人，阴阳相隔不得相通，你的钱没处还，到不如在这阴阳交界之处，造张大桥，以通阴阳，功德无量，债也就还掉了。”

状元听见这一声，一点不错半毫分。
我有真心来还债，不如造桥了愿心。

“哎呀，僧人，我来这里人地生疏，到哪里请到六匠？”“那不要紧，我帮你请。”

观音老母忙召请，张班鲁班下凡尘。
大斧凿子紧随身，帮助状元造桥亭。
只见舟船几百只，砖瓦石灰总来临。
木头堆得如山样，择日开工造桥亭。
砧砧斫来研研砧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一日三来三日九，造桥部件总完成。

张班鲁班，天天来造桥，没得菜吃，观音老母抓把木皮对海里一擗，就变作黄鱼，抓把香灰对木头上一擗，就长出木耳来，直到如今，老腌头黄鱼，吃得嘴里就像木皮，木耳洗不干净，吃到嘴里像木屑。

两班善人不深信，黄鱼木耳到如今。
要吃素菜有木耳，黄鱼也算是荤腥。
荤素两菜都有吃，日夜加工造桥亭。

准备得差不多，要下桥桩，海里潮涨潮落，没处下，怎生是好？要请龙王停潮，桥桩才好下，状元修书一封，请龙王停潮，哪个能把信送到龙王手里？要下得海的人。状元打发四名安童，到四面八方打听，哪个能下海？那一天，安童在茶店门口，看到两个朋友吃茶，争了把钱，一个说我来，一个说我来。那个人说：“我夏德海一生不吃人家白食，宁可人负我，我决

不负人。”安童一听，心里高兴，“先生，你叫下得海？”“是，你有底高事体？”“我家状元大人有请。”

夏德海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状元大人来请我，莫非富贵送上门。

夏德海跟随安童，一直来到官船，见过状元大人。夏德海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“状元大人在上，小民有礼拜见。”状元连忙将他扶起来，一旁赐坐。

夏德海一旁来坐下，香茶一盏面前呈。

状元说：“你叫下得海？”“是，大人有何吩咐？”“我有一件事，请你帮个忙。”“哎呀！大人，不要说一件，就是十件八件，我也决不推辞，哪怕上刀山，下火海，小人一定遵命。

状元大人请放心，有事情交与我一人。

就是刀山我也去，那怕火海我也行。”

夏德海以为来状元面前说说夸口大活，博得状元个欢喜，能弄到一官半职。状元说：“夏德海，我不要你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请你帮我送把龙王，请他停潮，我好造桥。”夏德海一听，点总不兴，头么一低，眼睛发定。心想，我叫夏德海，哪会真下海？我水总不会游，下海不挨淹煞得，要说不去，又来状元面前说过大话，吹过牛皮，不去也不得了，倒不如错就错到底吧，这遭就满口答应。

状元一见心欢喜，夏德海本是一忠臣。

一封书信交与你，银皮纸包裹紧腾腾。

这件事情能办好，重重赏你雪花银。

夏德海当时就动身，拜谢状元上路行。

走一里来又一里，过一村来又一村。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看取鱼人。

朝行夜宿几天整，东洋大海面前呈。

夏德海朝海边上一坐，只望见汪洋一片，白浪滔天。要说下海，水总不会游，明明是送死；要说不下海，又在状元面前答应了，回去没处交卸。看来性命难保，想想前，想想后，乡下人挑粪，前后是个死。

想想前来想想后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只怪父母人两个，不该送我读书文。

又恨先生无道理，取个名字害煞人。

哪怕叫猫儿和狗子，夏德海三字惹祸根。

我死一身也罢了，家中还有老母亲。

高堂老母何人养，三岁个儿子哪担承。

上有老来下有小，房中还有妻子身。

恩爱夫妻不到老，半途之中两离分。

一家人家来拆散，越思越想越伤心。

夏德海哭呀哭，心口头像突粥，尽顾哭哭，倒也困着了。再表龙王，坐在宫中，只听得门外有啼哭之声，随时吩咐巡海夜叉，去望望看。巡海夜叉跑去一望，只见一个人，哭困觉得，身背黄布包袱，散开一看，有给龙王书信一封，乃蔡状元所写。连忙把这封信带到龙宫，交与龙王一看。啊！蔡状元在阴阳交界要造一座桥梁，准备就绪，就等停潮才好下桥桩，此事我一定帮忙。吩咐四海，三天之内每天日落酉时停潮。信上写了一个“醋”字打发巡海夜叉，依还又送把夏德海，对他包袱里一塞。

东海龙潭浪滔滔，蔡状元起造洛阳桥。

夏德海来把书信送，四海龙王让三潮。

夏德海一觉困醒，拿起来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“哎呀！不好，我包袱怎得散的？内有状元书信一封，如果被坏人偷去，我怎好交代。”随时散开来一看，哎！总算不曾少，仔细一望，信上多了一个“醋”字，“哇！这大概是龙王个回信，不要问他，我可以回去了。”

夏德海一见心欢喜，半信半疑转回程。

旧马熟路来得快，状元府到面前呈。

夏德海把书信交与状元一看，“哎呀！还是我格信，你哪不曾去哎？”“去了。龙王还请我吃了御宴，且有回信一个字。”状元一看，“啊！不错，信上多了个‘醋’字，什么意思？”状元一详，这是二十一日酉时。

状元一见喜开心，通知师傅总知闻。

本月之内廿一日，日落酉时潮水停。

张班鲁班忙动手，果然停潮不非轻。

大桥造到将要好，缺少银子造不成。

桥造得要好，银子不够，这叫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！观音老母一想，我不下凡，难上加难；我一下凡，一点不难！
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变作凡间一妇人。

浑身上下穿孝服，年少二八正青春。

眉毛弯弯初三月，嘴似樱桃一点红。

不搽杭粉自面白，不戴兰花自然香。

哭声丈夫哭声天，哪个要我女娇娘。

哪个有钱来助我，跟他做个二娘娘。

观音老母变个绝色美女，弄只小船，在海边上，人家一看这女子体面不过，多少发财人总想娶她为妻。那女人说：“你们用银子对我身上擦，擦到我身上，我就跟他。”这遭多少发财人，用银子、元宝对她身上擦，看看离得不远，就是擦不到，银子总忒得船舱里，这时，张班鲁班，抓紧时机，只顾造桥！

多少员外想花心，带来许多雪花银。

随你金银有多少，扔不到南海观世音。

金银忒在船舱里，张班鲁班造桥亭。

且说八仙之中有个促狭鬼吕洞宾，出了个坏主意，他说：“你们随便有多少钱，总擦不到她身上，只有用银子放在碓臼里舂碎，再放磨子上一磨，走上风对下风一飏，总归有银屑子忒到她身上格。”有个赵员外，就依他，弄银子磨细了，走上风一飏。

一阵狂风飏一飏，银屑吹得飞满天。

远看好像天起暴，近看好似一蓬烟。

真是有银屑子忒到这女子身上，观音老母问：“赵员外，这是何人出的主意？”赵员外说：“是吕洞宾教的！”“如此说来，他是我们的媒人，我们应该谢媒，才是道理，我这里有青锋宝剑一把，送把他作为谢媒之礼。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青锋宝剑为礼物，送把仙人吕洞宾。

吕洞宾一看，十分喜欢，这把宝剑不丑，正合我手，随时就对身上一背。哪晓得身上，就拿不下来，而且以后不可有淫欲之心，只要一有淫心，下身就象刀绞，宝剑来下刺，从此吕洞宾个凡心，就被割断。

八仙之中吕洞宾，身背宝剑到如今。

淫欲之心被割断，劝人行善办修行。

观音老母现出真身说：“赵员外，我非等闲之辈，乃南海观世音菩萨，为了帮助蔡状元造这洛阳桥，特来此举，你有钱，做点好事，也是功德无量，今生后世，定有好处。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双膝跪到地埃尘。

谢谢老母来指点，愿做修行办道人。

张班、鲁班造洛阳桥，天天去上班，有个乞丐花子看见了说：“师傅，哪家起房造屋，大兴土木，可好带我去要点饭吃吃？”鲁班说：“哟呀！要饭多不光彩，你不如跟我们去做做手艺，状元把你当成师傅看待，吃湿格，落干格，有何不好？”“哎呀！我从小底高不曾学，只有要饭托托熟！”鲁班说：“那不要紧，你跟我们去，拿造好的桥上，弄砂皮磨得滴光丝滑，再弄五颜六色塌塌这总会格呢。”

花子听见这一声，跟随鲁班就动身。

讨饭箒子拿在手，五颜六色带几瓶。

来到洛阳桥头上，磨磨塌塌像匠人。

蔡状元来望望，桥造到底高功程，可曾要结工？一看见这位乞丐花子模样的人，就问：“他是何人？算何种手艺？”鲁班说：“状元大人，他叫七匠。”众位，当初手艺匠，统称六匠，这叫朝中有六部，县官有六房，人有六根，手艺有六匠，七匠是六匠之外格，所以直到如今，漆匠还保持叫化子腔。一来漆匠穿不到好衣裳，身上弄得五颜六色，不得干净；二来手里背个箒子，肚里放几个装漆的钵头。

两班善人不相信，留下漆匠到如今。

洛阳桥，造好了，为底高取这个名字？因为蔡状元请龙王停潮，是在日落酉时。落太阳个辰光，它本来是叫落阳桥，因在陕西洛河之滨，所以用这个洛阳。河南也有个洛阳，是世界闻名个牡丹之地。这桥造得好哩！

此桥亭，造得好，真人自造，
在阴阳，两搭界，落阳桥亭。
看桥亭，多巧妙，雕梁画栋，
两旁边，小栏杆，玉石砌成。
桥亭上，盖金瓦，八宝结顶，
桥亭中，有多少，百兽禽名。
有凤凰，在亭中，口衔宝贝，
白玉兔，衔仙草，对月调情。
桥头上，盘金龙，龙头朝上，
头对头，嘴对嘴，二龙戏珠。
桥底下，有圈门，十三个半，
走龙船，并凤船，撑篷而行。
半扇开，半扇关，来来往往，
开纱窗，摇橹走，直过桥亭。
有八十，和二扇，纱窗开启，
纱窗上，有彩画，博古通今。
东桥门，开一扇，望见日出，
西桥门，看得见，月落西沉。
圈门上，管对管，无其大数，
到夜上，开了门，好看船灯。

洛阳桥造好了沟成阴阳相通，蔡状元一门，功德无量。再说桥造好了，还多到银子。状元说：“多亏龙王帮忙，我凑这些师傅来堂，造个龙王庙吧。”

四面围墙紧腾腾，朝南一座正山门。
红漆旗杆当门立，玉石狮子两边分。
东面起座文殊殿，西面普贤佛禅门。
正厅起造三宝殿，两廊又对两侧厢。
大雄宝殿当中坐，后面又起念佛堂。
暗楼造成明楼景，收藏经卷劝善人。
青灰砖墙琉璃瓦，姜黄色刷得簇簇新。

房子起好了，再塑圣相。

山门口，塑起他，哼哈二将，
弥勒佛，护法尊，镇守山门。
左文殊，右普贤，泛海观音，
左招财，右利市，五谷丰登。
正厅上，塑起了，三尊古佛，
弥陀佛，释迦佛，地藏能仁。
左虾兵，右蟹将，夜叉狱卒，
正中间，坐一尊，龙王真神。

庙宇造好了，蔡状元想到夏德海有一份功劳，随手向万岁奏上一本。一是推荐夏德海当了洛阳县官，二是自己辞官纳印，一家门就在龙王庙里修行。

朝也佛，夜也佛，时时念佛，
行也佛，坐也佛，佛不离身。
哪一天，不诵到，黄昏时候，
哪一夜，不诵到，半夜三更。

修行不觉三载整，功课修得海能深。
四值功曹忙奏本，奏与玉主得知闻。
玉主一见笑言开，这等好事哪里来。
状元一门修办道，功课圆满上天台。

玉主打发太白金星下凡，替他一门脱凡胎，来到御宰台前，玉主重重封赠。

封他父母人两个，圣父圣母受香烟。
状元前来听封赠，文曲星君职不轻。

再表敖魁夫妻二人见四个儿子总修仙成道，自己年又老了，收入少了，就在家中修行办道吧。

苦苦修行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太白金星来指点，脱过凡胎上天庭。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封他夫妇两个人。
敖魁前来听封赠，天罡星君你当身。
满天星斗归你管，南天门下管天兵。
马氏前来听封赐，妈祖娘娘职不轻。
海边有个妈祖庙，黎民百姓把香焚。

人家说妈祖是龙王的母亲，敬她，一保渔民生财有道，二保渔民富贵荣华，三保渔民多

福多寿，所以沿海格人敬她的特别多，福建、澳门总有妈祖庙，台湾每年总有几万人远涉重洋，飘洋过海到福建、澳门妈祖庙来烧香了愿。

也是古迹来留下，万古流传到如今。

妈祖庙里烧炷香，富贵荣华过千年。

两班善人敬龙王，龙王菩萨保一方。

东海龙卷风不起，南海龙王火不生。

西海龙王来行雨，风调雨顺治乾坤。

北海龙王少降雾，旱涝保收好年成。

为人敬敬龙王神，一年四季总太平。

宝卷讲到此处，可算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

经也完来卷也完，佛也欢来圣也欢。

佛欢年年添阳寿，圣欢岁岁保平安。

经到头来卷到头，小道弟子请卷收。

今朝包在包袱内，下次讲到再提头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斋主会友清香烧。

清香烧来木香烧，更比随常有功劳。

宝卷看完成，礼拜佛世尊。

佛前求忏悔，罪孽化灰尘。

东风洋洋进门来，调过南风又招财。

西风吹散蟠桃会，北风荡散万年灾。

四大金刚将，哪吒及地生。

站在佛会上，总是有缘人。

阿弥陀佛，圆满功德！

王国良 搜集整理

